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捷陁勒一　訶羅竭二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捷陁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遺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捷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墉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容色多行頭陁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繫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蹶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竭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自親觀視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閑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纔

乞食輙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懃修福善尒後二日果取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時有范狂者巴西閬中人初為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上洛陽大市寺

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
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
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
手自細書黃繞寫大品經一部合為
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
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
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火所
燒愴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
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
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
今在京師簡靖寺首屋處時洛陽又
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
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
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
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
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
國神士庶皆投身指足自是無復炎
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
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
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
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

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倫髮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王号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須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无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稱檀假署車騎權傾偽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國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
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國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礼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稱檀為勃勃所破凉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皇塚寳塚謳謳唱引絲以
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掘憩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来應對機捷无所拘滯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紈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掘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隨嘗逼
暮来詣海塩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
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遂取

守鵝鴨小兒形服寂醜者將去儵忽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暮来詣海塩令云欲數日行蹔借一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逕取

守鵝鴨小兒形服寂醜者將去儵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堰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寘道人辭欲還去閒屋中人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荅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上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人夜偷取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尒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邯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水憑之度河无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洒浴或著屐上牀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圍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盻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閑

乘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

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
步江於江側就艇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頤眄吟詠杯自然流直
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閑
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
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
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
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
李家于時有一竪子窺其圖中見四
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
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
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
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
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
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
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
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去欲
得一架裝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
未成度去蹔出至冥不反合境聞有
異香疑之為往處處覓度乃見在北
巖下鋪敗架裝於地卧之而死頭前
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
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
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在廣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
見度貧蘆圜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
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
但有麦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
年忽語欣云可覔蘆圜三十六枚吾
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无
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覔宅中
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
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
熟視皆已新白度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万許識者
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魏施迴以
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
辞去欣為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
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
潮溝有未文殊者少奉法度多来其
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没苦願
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荅
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
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
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
泳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
罵不與度乃捻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牛鬬
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
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

罵不與度乃捻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牛鬬其綱中綱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狀南許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輔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指人測覺先見思形浮沫曬影遄電

累蹟聲華夢醜章弁視色悟空訖物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三張　內字号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三張　內字号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三張　內字号

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横生悅懌惟此
指人測覺先見思形浮沫曬影遥雲

累蹟聲華夢醜章弁視色悟空訖物
傷變捨紛絶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
白茅以爲依畦啜麻隣崖飲洊慧定
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竟各去尒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敢蜜薑爲異乃語
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三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度裹黄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
人作何業書度不荅竟莫測其然時
吴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甚光
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
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
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
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
同世食音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
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
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
杯度道人不荅言甚識因指北壁有
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令
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
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
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
是辭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
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
如言西轉行七里許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崩
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
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
見杯度騎大航擲以木搥之日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礼之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

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見杯度騎大航擱以杖捶之曰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礼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窮山遇見一僧来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簡之日亦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去来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狂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為黄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注曰昔孫恩作乱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来神異大略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来神異大略
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辞諧入
京留一万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
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
營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四
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来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来相看荅云度師以死何容得来道
人云来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嵩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来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八日度復来齊諧家呂道
慧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
皆大驚即起礼拜度語衆人言年當
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
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災禍也須
臾聞上有一僧喚度便辞去云貧道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来也齊諧等拜
送慇懃於是絶迹須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関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絶迹須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年末賣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无數時始亦遇害而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然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伏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无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寬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昔

閉絶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悉令罷遣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皆

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无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礼足下悔其譏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荅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上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袈裟遺

進進即以為覿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纛者就進取衣進即

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上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袈裟遺

進進即以為覿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纁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纁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礼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取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時凉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負苦有異行為丟主揚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庚人居无常所恍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見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贊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誰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

中國圖書館藏

恨以藿善至人家眼地老家必有
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今日郡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益明等並挹事之益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日寧自乞酒以清嚥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益明少時明率先是益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益明率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率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謾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剃刖人為奴執役懃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輒使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劉
洞人為奴執役懇緊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
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輙使
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
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
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
户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
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
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
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
日吾前後事迹慎无妄說說必有咎
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
具為說之於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
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
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絶
之後即施垂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
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
經往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
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
至陜岍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
事虬即起遥礼之謂濟曰此得道之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賢
法備並有異迹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
為京師积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

人以光三昧也時置中又有僧賢法備並有異迹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塵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至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孝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尒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礼為營理葬殮百姓雲赴覿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荆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岐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趍尒无其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皆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

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常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撿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无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投之數日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惠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訖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尒寢宿无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强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屋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

致辭遂强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屋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慧緒具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評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言或時縣指偷刼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遥見通者輙閒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駄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懃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反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始僻異居止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以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

無定飯食无時騎長數丈常跣行往
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士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撿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爾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蹠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

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疏云明
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
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
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沔辭誌誌畫紙作
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即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
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
竟不飛追者見烏謂无人而反率以
見免齊乞騎來偃將欲謀反往詣誌
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反逆斫
頭破腹後末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
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覔荆子甚急既
得安之門上莫惻所以少時王便出
為荆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
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礼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
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漂虵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
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禁內天監五年終得尋常祭祀至而未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
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
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
活若不啓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
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
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傾一盆
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
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荅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
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云旨在書字
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
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
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
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
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
解難可解其辞旨隱没類皆如此有
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
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
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
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
薩將法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吾
薩將法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辞於冠
内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
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强摧
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叅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愍播遷中州寖蕩群羯乱交洲
曜蓁虐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形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
記於襄鄴籍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鉛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稽首荒裔千来澤潤蒼蒭固无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柽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而拔臨危瞻鉛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碧首荒墳千年來澤潤蒼蔚固无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柽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遥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空後空墉
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袪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
謀僭娥蕩仙録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擢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
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由法身應
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人便
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
消療史宗之過渙梁迺令潛鱗得命
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
分身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
代文紀並見宗録若其夸衒方伎左
道乱時因神藥而高飛籍芳芝而奇
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虵鵠不死
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賛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强梁邑化
假見威擢澄照襄土開導蓄川惠茲
雨葉緩彼四邊如不緊頑民[illegible]全

高僧傳卷第十

假見威權澄照袁土開導蕃川惠茲
雨葉緩彼四邊如不繁頭民不全

高僧傳卷第十

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張 內字号

華 籍 保